



修缮完毕的坑仔口五龙窑 施辰静 摄

同安古窑:

烟火千年 珠光耀海外

□本报记者 邱赵胤 游笑春 通讯员 余雪燕 杨心亮 郑素描

珠光青瓷,是宋元时期同安汀溪窑生产并畅销海外的青瓷,15至16世纪,因一代高僧村田珠光的大力推崇,这种青瓷成了日本上层各界争相收藏的珍贵文玩,珠光青瓷也因村田珠光而得名。

得益于泉州港的兴起,宋元时期汀溪窑主打“以量取胜”,成为宋代外销瓷的重要生产基地。它不仅曾远销日本、菲律宾、朝鲜等亚洲国家和地区,连东非、地中海沿岸都能见到其身影。

元代以后,窑业同遭劫数。随后漳州青花瓷器和德化白釉瓷器开始了属于它们的百年辉煌。

日迈月征,历史之轮再次转动。同安坑仔口制陶窑于清嘉庆二十五年(1820年)由洪天香创烧,产品以日用粗陶为主,一直延续至2007年,现存5条龙窑窑炉。坑仔口制陶窑的产品畅销海内外,创烧近200年,完整地保留下中国传统的制陶技艺。

汀溪窑与坑仔口制陶窑跨越百年,窑火相承,见证了同安窑烧技艺的发展和辉煌,以及陶瓷器外销的过程,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一个重要缩影。

如今,同安古窑正在相关人士的努力下重现芳华。

珠光青瓷

风靡东洋大放光芒

汀溪水库位于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上埔村,每年春冬季节,水库进入枯水期,在水库的东侧,延烧宋元两代的汀溪窑址浮出水面。据《同安县志》载,汀溪窑始建于宋朝。1956年修建汀溪水库时,发现窑区存在多处独立窑址,分布面积约4.5万平方米,包含烧窑遗址堆积11处,龙窑遗迹12处,其中有2座长度超过50米的龙窑。

汀溪窑主产青瓷,品类以生活器具为主,包含碗、盘、碟、瓶、罐、壶、炉、杯等,并以碗为大宗。其中一种枇杷黄色、釉润、深腹,碗口器内壁上刻有简笔花草,器外通体刻画折扇纹的小碗,受到日本僧人村田珠光的青睐。

据日本博多地区商人米屋与七《传来书》记载,1489年,村田珠光去参拜天宰府天满宫,途经博多附近,发现一些青瓷茶碗碎片,于是他安排人员在捡到碎片的地方挖掘,并且挖到了许多刻有纹饰的青瓷茶碗。据传村田珠光将其中一个完整的茶碗献给幕府将军足利义政,将军在高兴之余,就用发现者村田珠光的名字命名这种茶碗,称“珠光茶碗”,汀溪窑生产的青瓷由此得名“珠光青瓷”。

日本僧人村田珠光(1422—1502年)创立的草庵茶室是后世日本茶道的起点,也因此被后世称为日本茶道的“开山之祖”。相传,汀溪窑瓷器简单质朴的质感与村田珠光

所倡导的禅宗系草庵茶尊崇自然、朴素的寺庙文化相契合,因此深受其喜爱。

陈万里,中国近代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,不仅是中国新瓷学研究的开拓者,也是培育中国新一代瓷器研究人才的一代宗师。

1956年,同安县在汀溪修建大型水库,意外地在水库工地挖出大量瓷片、窑具。这一年冬天,陈万里等专家闻讯赶来,结果发现大量卷草纹和篔簹纹青黄釉碗,类似日本学者称之为“珠光青瓷”的碗。

经过七次考古调查和大量调查考证。1957年,陈万里在《文物参考资料》发表《调查闽南古代窑址小记》一文,证实了同安汀溪窑是远销日本的珠光青瓷的产地。

“当时同安出土的珠光青瓷在媒体上宣传,日本学者对比资料发现,在日本出土的这类瓷器和资料上的一致。”同安文史专家、原同安县文化局局长颜立水介绍,20世纪80年代,他接待了日本多个文物考察团,他们来同安为珠光青瓷寻根。

珠光青瓷,引领同安青瓷成为宋代外销瓷主打品种。宋元时期的同安青瓷大多是从泉州港运往海外,在日本镰仓海岸曾发现大量镰仓时代的同安青瓷碗等,也从侧面印证汀溪窑的瓷器在日本镰仓时代,即我国南宋时期曾大量远销到日本。

南宋宝庆年间,赵汝适任福建路市舶司兼权泉州市舶使,其撰著的《诸蕃志》记载:珠光青瓷与福建地区所产的其他陶瓷,通过泉州港行销于亚洲各处及东非海岸一带。

千年前,在同安汀溪隘头古渡,一件件外有直线梳篦纹、内有浅刻花草纹、花草间带有细点条纹的青釉瓷器在这里搭乘小木舟启程。沿着汀溪顺流而下,到达与莲花溪的汇合处,在草仔市码头搬上大帆船,经由泉州刺桐港,驶向海洋……

一度失传

同安青瓷经历千年演变

北宋中期至元末,是泉州刺桐港海外交通繁荣的历史时期。当时,珠光青瓷大多从刺桐港运往海外。

在泉州港宋代沉船中,就发现有同安青瓷碗。纹饰种类繁多,纹样洒脱奔放,线条一气呵成——汀溪窑产出的珠光青瓷以莲花纹最为多见,对莲花进行删繁就简的艺术处理,寥寥数笔,或一花独放,或两两对开,配以少量篔簹纹、茎叶,多姿多态,或刻或划地表达在器壁上,摇曳中姿态尽显。

珠光青瓷的纹饰具有福建地区特色,一般多在器物的里部刻两组花草纹饰,空间用篔簹纹或横划或直印,横划者呈篔簹复线,直印者呈并排的篔簹点。常见纹饰主要有卷草纹、菊瓣纹、花草纹、动物纹等,部分器物的碗

底甚至还压印有双鱼或者小鹿、水禽等图案,纹饰简约明快,非常注重内在的美感。

事实上,汀溪窑只是众多生产珠光青瓷的古窑之一。据史料记载,在已发现的宋代窑址里,同安除汀溪窑外还有路岭窑、上寮碗林窑、章厝窑等,均产出青瓷。

此后多次文物普查查明,宋元时代类似汀溪窑的窑场,在福建45个市县还有百余处,主烧或兼烧这类青瓷,诸如松溪窑、仙游窑、南安窑、漳浦窑等,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青瓷生产体系,因此这类青瓷最早在同安发现,故学术界将这一类青瓷统称为“同安窑系”。

然而,备受海外欢迎的珠光青瓷烧制技艺曾一度失传。

宋元以后,繁盛一时的珠光青瓷渐渐衰落,连同其制作技艺,也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,断代的原因有明清海禁政策、战乱和产品更新换代等说法,诸多观点众说纷纭。同安境内烧窑制瓷逐渐消失,只保留下生产粗陶和砖瓦建材的作坊,汀溪窑址由此湮灭,直到1956年修建汀溪水库时被发现。

然而中断数百年后,汀溪窑千年前的窑火在厦门同安重新燃起。只是这一次,同安人烧制的器物从瓷器变为陶器。

据《同安文物大观》记载,坑仔口制陶窑址始于清嘉庆二十五年(1820年),由洪天香创烧。龙窑延续唐宋遗风,产品以日用粗陶为主,包括陶缸、花盆、泡菜罐、酒瓶、夜壶、龙缸等。

同安坑仔口制陶窑依斜坡地势而建,坡度约15°,整体落差约10米。窑炉修长,形如长龙,故称“龙窑”,直观反映了厦门陶瓷工业发展的历史脉络,十分珍贵。

龙窑是我国古代南方特有的烧陶窑炉形式,在厦门可追溯到1200多年前的唐代,如翔安东烧尾窑、同安磁灶尾窑、海沧祥露窑等。坑仔口制陶窑遗址创烧至今近200年,较完整地保留下中国传统的制陶技艺。

坑仔口制陶窑位于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溪声社区,现保留有龙窑五条,被誉为“龙窑之乡”。其中,四条窑炉长72米,窑床宽2.4米,高2米,仍保留窑门、火膛、挡火墙以及窑尾挡火墙、出烟道、烟囱等,窑炉边侧设边门、投柴孔、窑包等。

五龙窑曾属于同安陶器厂。据《同安县志》记载,同安陶器厂于1958年创建,为县属国有企业,分坑仔口与阳翟两个工厂,主产日用陶器。1978年,两厂共生产日用陶器115万件,1992年增至216万件。1979至1992年陶器出口量共计450万件,创汇195万美元。

2009年,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从全国新发现的160928处不可移动文物中,遴选了1147项重要发现,汇编成《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》。其中,福建省有6处编入书中,其中1处

便是厦门同安坑仔口龙窑窑炉。

作为近代陶瓷制造遗址,坑仔口是规模较大、保存较完整、历史与科学价值较高的近现代工业遗产。2010年,同安区委区政府就着手保护坑仔口制陶窑址,制定相应保护计划和措施,并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其中。

传承创新

窑火瓷韵再现宋代风华

虽然汀溪古窑窑火不再,但当地的陶瓷学者和从业者从未放弃其烧制技艺的追寻。

2011年,同安汀溪人、同安珠光青瓷烧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庄友谊经过多年研究,烧制出了类似珠光青瓷的样品,业内专家评价:样品做得很精致,但缺少珠光青瓷本身所特有的朴实、简单的气息。

“刚开始我不服,以现代化的设备,泥土可以做得很干净,釉可以磨得很精致,为什么还要把它做得很粗糙。”庄友谊说,“后来想一想,其实他们跟我说的是有道理的,珠光青瓷产自中国古代民窑,做成官窑的精致质感便失去了特点。”

《中国陶瓷》《中国陶瓷史》均有同安窑词条:“同安窑青瓷的釉色多为青黄色,在氧化气氛中烧成,也有呈青绿色者,则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。”虽然珠光青瓷色泽与龙泉青瓷类似,但是又自成一格,艺术感染力强。

2012年,庄友谊成功烧制出接近于两宋时期的珠光青瓷。“把断代600年的珠光青瓷重新烧制出来只是一个开始,传承有序是对古老技艺最好的保护,但只靠我一个人远远不够。”庄友谊说,为让更多人了解接触到珠光青瓷,近几年他和团队不仅多次带着珠光青瓷参加参展,还沿着当年的海丝路线,到日本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俄罗斯等国推广销售,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。

在同安区和汀溪镇政府的支持下,庄友谊还把珠光青瓷的制作技艺送进了当地的校园。目前已有超过4000名中小学生对这一制作技艺,激发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好奇与热情。

在同安区祥平街道溪声社区,坑仔口五龙窑已近乎修缮完毕。窑顶的缝隙用瓷片紧密压实,再用红土泥浆、灰钙、窑灰三者混合在一起,涂抹在砖体表面,达到做旧的效果,不仅保留原有烧制韵味,还能长久保持窑体的坚固性、耐用性。

“同安的五龙窑曾有过辉煌的一页,保留古龙窑群,对同安传承陶瓷文化至关重要。”同安五龙文旅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柯福晟说,他计划把这里打造一个集旅游观光、艺术展示、古陶工艺于一体的陶文化地标,更好地传播弘扬同安的古窑文化。

五龙窑窑火虽熄,但在溪声社区的另一炉窑火,仍然吸引了陶艺匠人们纷沓而至。创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后溪龙窑,是厦门市唯一一条还在运转的龙窑。

在溪声社区后溪里仙官路,十几座古香古色的闽南瓦房错落有致地列其间,这大部分都是与陶艺相关的工作室,在绿竹、睡莲、陶器的点缀下,陶瓷聚落显得古朴雅致。

入驻其中的制陶艺人王鑫尧说,他曾经在景德镇学习陶艺制作,学成后到全国各地制陶场考察。2014年,将工作室落户到溪声社区,看中的就是这里的这座珍贵龙窑。

“与工业生产的产品相比,手工做出来的陶器感觉是不一样的,在设计上可以更加开放和不受限制,手工艺人们聚在一起,经常思维碰撞,在创作上也更有活力。”王鑫尧说。虽然古窑窑火不再,但古窑文化仍然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传承者。

同安古窑,穿越千年,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

陶瓷之光 照亮山海

□刘益清

窑的世界,缤纷多彩。窑的产物,惊艳时光。泥和水,在数百度窑里涅槃为陶,在上千度的火光里,翩翩羽化成瓷。

窑在深山,在密林,在泽畔……有窑烟的地方,就有人类文明的火种,有绵延不息的人间烟火,有别样滋味的生活气息!

厚厚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册,写在殷墟甲骨文上,写在西周青铜器上,更写在百姓日常可见可感可用的陶瓷青瓷之上。一片薄薄的陶瓷,承载了华夏人至少几千年的历史信息、文明内涵、生活琐碎和审美情调。

中国瓷,曾经多么让世界心动,特别是中古和近代,一度令欧洲各界趋之若鹜。有人说,陶瓷改变了世界。此言不虚!

在鸦片战争之前,中国瓷和茶是输往东南亚、南亚、中亚、中东、非洲和欧洲的大宗紧俏产品,因为来自东方之瓷与茶备受追捧,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巨大,在外国人眼里,瓷与茶就是CHINA,就是中国的代名词。如今,南海一号、南海五号、漳州圣杯屿等海底沉船打捞物,大批古瓷浮出海面,重现数百年前沉没海底的陶瓷遗珍,印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陶瓷的外销盛况。

福建是世界陶瓷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。考古发现,早在3700年前的夏商时代,位于戴云山南麓德化永春交界的苦寨坑、辽田尖,就已点燃柴烧制瓷的窑火。八闽大地,从闽北的崇山峻岭,到闽南的海滨古镇,古代陶瓷烧制的窑火,千年相继,从未熄灭。作为东南沿海省份,福建瓷不仅满足国人所需,更以其品质之优、品牌之佳,凭借海上交通之便,畅销海外,成为千年海丝承载的主要出口品牌。

从德化、永春到晋江磁灶,从漳州到同安等地,一座座挖掘出来的古窑生动呈现,敢拼善赢的闽南人,用世代燃红的窑火,温暖了寒冷的山坳,千年传承的工艺,照亮枯燥的生活,漂洋外销的品牌,放飞了诗和梦想。世居海隅深山的闽南人、福建人,因瓷所赐,与遥远世界,有了更多的关联,有了更频繁的沟通对话,东西文明的交流互鉴,就这样自然而然发生并延续至今。公元11至14世纪泉州刺桐港崛起,并跃升为与亚历山大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;15世纪后漳州月港横空出世,成为大航海时代东西方贸易的枢纽港……福建古代海港发展海洋文化辉煌的背后,有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不可忽视——这就是瓷的力量!

陶瓷之物,虽源于泥和水,貌似平常,却凝聚精湛繁复之工艺、幽微灵巧之智慧,倾注无数匠人的辛勤汗水,在人类文明演进中,扮演了重要角色,在人类生活品质提升中,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所以,面对一片沉淀千年时光的陶瓷,考古学家看到文明的光芒,诗人窥见琐碎生活之外的诗意,航海家们则看到远方他域的商业机遇!

同安古代隶属泉州府,地处刺桐港与月港两大繁华大港之间。同安古窑和环戴云山陶瓷文化圈、九龙江口古窑文化群,皆源于当地人民生活所需,盛于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外销机遇。可以说,这些地方自然资源和生产工艺的优势,一旦融入全球贸易格局,那么,小地方的优势产业,必然勃兴为大产业,必然扮演全球化的一个大角色!

从古代一片瓷、一杯茶,到当代一双鞋、一把伞(南安诗山和晋江东石伞)、一辆车(金龙汽车)、一块锂电池……千年以降,这些颇受国际市场青睐的闽造品牌,让我们欣喜地感受到福建人的创造本领和智慧,感受到福建人闯海外走天下的拼搏和实力,感受到福建人海纳百川爱国爱乡的博大情怀!

华夏文明,源远流长。陶瓷的传奇,演绎了几千年,仍将继续。官窑和民窑,白瓷和青花瓷,日用瓷和艺术瓷,汇成中国陶瓷无比绚烂的多彩元素,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中国特有的贡献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让我们继续开起来,充满信心,进一步讲好陶瓷的故事,讲好当代中国更加美好的新传奇。



日本考察团考察窑址。(资料图片)



汀溪窑址瓷片堆积如山。(资料图片)